

焦氏澹園續集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五目錄

墓志銘

封宜人浙江杭州府知府初庵方公元配洪氏墓志銘

贈太安人王母唐氏墓志銘

鴻臚寺序班雲江李公元配孺人沈氏墓志銘

贈孺人陳母孫氏墓志銘

亡室朱趙兩安人合葬墓志銘

封安人翁室冷氏墓志銘

昭武將軍徐公元配淑人鄭氏墓志銘

貴州按察司按察使熙臺劉公元配淑人錢氏墓志銘

廣西全州同知金公元配汪孺人墓志銘

江母鍾孺人墓志銘

陳孺人墓碣銘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五

墓志銘

封宜人浙江杭州府知府初庵方公元配洪氏墓志銘

初庵方公余之石交也爲人挺持卓偉有壁立萬仞之風性雅嗜讀書貫穿馳騁日夕無停披家人生事不問也而家日理名聲日聞蓋有宜人之助焉公不幸早逝宜人獨居者二十有七載以萬曆戊申九月十有四日卒於寢子時化時俊以某月

某日啟初庵公之寤而祔焉乃排纘事行屬余爲志銘按狀宜人姓洪氏新安歙縣人祖西源公某父靜所公某宜人以嘉靖乙卯來歸會祖姑若姑相繼歿舅賈死陵無餘貲而宜人拮据其間紉縫餽爨一出其手無難色初庵公由郎官典名郡通顯矣顧持廉甚果蔬米鹽禁不得入諸饌醢醬醢一切倚宜人而辦又以其間嚴扃鑰譏僮僕惟謹一夕解舍火宜人獨取符印管鑰俟公出再拜而火滅會時早曠問桔槔亾有也宜人削墨爲式出

示匠者器成而功倍其就公官方皆此類也初庵  
公以郡伯予告歸未幾而卒宜人慟舅之不終養  
也遺孫之未成立也乃忍死而待久之婚嫁葬祭  
犁然就緒而宜人年五十矣郡國守相及子姓姻  
婭以次稱觴於堂里人以爲榮宜人泣曰未亾人  
始望不及此幸婚嫁甫畢舅以天年終獨一室未  
葺無以棲若曹了此吾願畢矣自此勵志白業爲  
西歸津梁救斷家事勿問又二十載乃感胃疾卒  
距其生享年七十以初庵公貴再命皆宜人子二

長時化舉人娶胡氏次時俊娶吳氏孫某某時化  
出某某時俊出女幾人所適皆名族夫宜人升堂  
而稱婦能安其老者退而稱小君以御於家家人  
宜之稱母程其子於學而學遂是時初庵公之賢  
天下爭知之而曰予無恤於家者宜人力也而宜  
人之子又悉以材聞於世嗚呼難已銘曰  
封五品非小年七十非天生而宜家後有紹山川  
紆回維宅兆後之式者其有考

贈太安人王母唐氏墓志銘

比部王君才名藉一時蓋自雋南宮而以治行表  
畿輔學士大夫爭慕說之顧不知太安人力也一  
日過余手所爲狀以示則母太安人前以丁酉殤  
而以墓門之石見屬余曷辭按狀太安人姓唐氏  
十五歸封翁太安人父故小吏家赤貧歸時假隣  
婢飾以行太安人不可悉返所假者入門拜尊人  
三日卽詣庖厨董中饋得尊人歡且迎封翁意斥  
鉛華不御封翁益安之封翁磊落不問家且多長  
者游產益挫太安人脫簪珥爲助間諷封翁姑喪



而翁鰥寡老矣柰何不蚤計而遺其憂封翁亦  
藉其言以自策懸壺京師術不售旅處益落窶半  
屨而居以一薄介內外盛夏炎蒸如灼太安人兀  
坐薄內未嘗一緩衣帶也有問醫者呼茗茗具而  
薄以內若虛無人然大雪突無煙來餉者太安人  
却不受鑪灰盡風可裂膚獨懷兒女煦之有襦絮  
盡擁封翁使善寢爲來日地耳會歲侵家益不支  
太安人時以溫語解封翁謂豈有壺隱翁而長貧  
者壺隱封翁自號也嗣封翁醫日有名稍稍具生

事尋以醫官奉命賑塞上則家以益昌太安人於兒女婚姻之禮一如居約時親屬好會多鼎族盛服御而至太安人獨榛筭大布自如御子舍以勤慎不少假詞色諸幼子自外傳歸步趨揖拜必以節馳者戲者必加誚責至飲食亦衡勤惰以給之稍長擇師授經戒毋得嬉游卽嬉游者至無敢內者課比部讀一燈熒熒不丙夜不休比部從友人見文選歸而謀諸太安人輒解一簪以購其亟欲就比部君於學如此性好施而尤急人之難如

贈隣女餉饑兒療痘疹不啻自爲計者家人沮之  
不爲衰止故人有緩急無不控於太安人者至督  
臧獲嚴扃鑄熨泝泔醢醬酒漿一切身任之中  
外各秩秩得所貴賤食指斂手奉約束不聞譙訶  
聲及比部通籍家日劇太安人益以貶損爲瑱規  
訓比部母多逋負母淫酒比部至今佩其言比部  
隨牒得西安興平令念遠不能將母行太安人慨  
然曰爾業爲縣官用矣尚得爲王氏有邪趣之去  
太安人自謂健七箸無他虞亾何而以疾逝矣居

恒日具鮭菜無貳簋而以盡之賑卹脯贄間無虧  
色壺政廩廩不可情見而卽之温温如冬日久而  
不能去下能檢誨比部君爲名士而上有禪於封  
翁使逸老傳云筆路籃簞以啟山林太安人天所  
以啟王氏者非歟生嘉靖癸巳十月二十一日卒  
萬曆丁酉二月一日年六十有五以比部當塗最  
封太孺人丙午 覃恩加贈太安人舉六丈夫子  
一女長信次仕大醫院御醫俱先卒次傳以哭安  
人卒次偉會稽縣諸生次佑國子生次思任卽比

部君信娶胡氏先卒仕娶徐氏傳娶唐氏佑娶陳氏恩任娶楊氏孫五人嘉禎先卒嘉祥順天府諸生嘉祚嘉葵曾孫一俱幼其窆在秦望山祖塋而余爲之銘曰

課子績文箴其闕子乃有成母先蹶翟冠流珠佩環玦有冊者旒與東發煌煌壘書賁巖穴神游虛空魄棲宅萬曆丙午歲十月余銘母藏永不滅

鴻臚寺序班雲江李公元配孺人沈氏墓志

銘

孺人故華亭鴻臚李公配也先是鴻臚娶劉生子  
曰承儒太學生孺人生子曰耆卿舉孝廉耆卿生  
五年鴻臚公歿葬縣龍子坐後十八年孺人卒卽  
以其冬啟鴻臚窆而窆焉迨今二十七載矣孝廉  
手翰編徐君光啟狀謁余爲志銘曰微先生之言  
無以耀諸幽余因孝廉稔知孺人曷辭按狀孺人  
沈姓其先升二者生秀秀生傳傳生瀾居華亭之  
貞谿以力田孝弟聞瀾生涓始業儒舉三子長伯  
甫令沅江次仲甫季甫僉負雋聲仲甫則所稱石

湖處士者也處士生有奇氣放曠豪舉視世事無一當意者一爲博士弟子員輒棄去與故昌化令徐獻忠爲石交處士故博雅多藝酷嗜佳山水人稱爲謝客云配錢爲脩撰與謙公女孫孺人父母也錢夫人五女而孺人殿孺人生有夙慧稍長貌不矜而莊儼如成人諸姊無敢以褻見者會處士有負錢夫人曰是兒非凡女也善爲擇婿錢夫人忙嚴甚御下如東濕薪獨孺人在側則解顏孺人亦時時爲家人請多得寬貸者無何鼎族爭欲字

孺人錢夫人不許及笄始歸鴻臚公公先有一子  
二女孺人撫之不啻已出事其舅旦夕手滿漚以  
進鴻臚喜曰俾父之安吾養者內助力也鴻臚故  
多姬媵孺人寬而逮下有小星風然厚自檢飭門  
內凜凜鴻臚益大喜以爲得孺人晚明年乙丑孝  
廉生又明年從公北上補序班扈從禁中以其間  
與賢豪長者游車結轍于門孺人瞿瞿手自辦具  
猶懼不當公意也無何 莊皇帝御極公捧詔使  
三晉上谷遼陽間事竣攜孺人歸里往太學爲家



督錢穀多闕出公意不憚孺人爲緩頰曰財盡于  
兒曹較爲臧獲所乾沒何如公意釋益賢孺人戊  
辰鴻臚尊人卒痛骨立孺人慮公疾加劇調攝備  
至疾轉篤公亟爲孝廉聘於殷且爲二子析箸孺  
人逆知公意拭淚進曰公幸小愈母自疲長子幸  
孝友吾子母不足慮也遂已明年公不祿孺人欲  
以身殉者婁矣錢夫人諭曰死無益也無寧忍死  
以需兒立於是強削哀事事而復有錢夫人之喪  
孺人積勞與毀病日侵撫孝廉泣曰余得從汝父

遊何恨第苦汝幼耳乃總遺產分爲二籍一予太  
學生一予孝廉婦翁待孝廉長而歸之橐中簪珥  
裳衣盡鏹而畀之太學一日女醫自武林來視曰  
孺人無苦也稍以手自踵至頂摩之頃卽扶杖起  
越宿而霍然疾如脫女醫辭去忽不見先一日孺  
人有異感滿室旃檀香迨去而微示曰余彌仙也  
亦足異已明年孝廉就外傳英特異常兒孺人色  
始舒日與冢婦朱覽往牒陳說諸忠孝節義事以  
微感孝廉若太學子某某如是者數年有以家計

動孺人者輒斥去曰未亾人知課孤以竟先志安  
問家人產即當是時吳中賦役繁興中者千金之  
產立破壞太學爲悍奴所紿困重役而株連孝廉  
產中落會孝廉業成孺人督加嚴終不以家事使  
聞之奴復竄孝廉名役籍有司輒以役役孝廉而  
太學坐奴術中一切錢穀恣其出入奴子爲華亭  
吏者守藏侵千金當論歿令知不能償乃分所侵  
吏親屬而太學與焉太學意不能平訕令令益憤  
竟以辜坐太學而吏顧得減歿論戍傾邑士大夫

爲稱冤而卒莫能解者孺人日呼天泣念鴻臚公  
故長者何以得禍若此自此田宅一空祇以藉詰  
捕者而太學所挂漏且責負孝廉詬誶無休時孺  
人泣曰無家矣而復不保其身乎乃爲孝廉授室  
從婦翁計徙就李居焉孝廉益下帷攻苦公車業  
日進孺人心儀其必亢宗也孺人故居重閣卽家  
人罕窺其面一旦棲遲孤村與耕婦蠶女伍意殊  
怏怏子婦上食多却匕箸不御間召孝廉勉之曰  
爾之爲李氏子極難我忍死於狼狽中者冀爾成

以謝地下不然何惜餘年又曰族望爾昌以爾能  
庇族耳異日者母愛以一體眠之孝廉跪受教孺  
人春秋四十覽揆之辰孝廉夫婦奉觴爲壽孺人  
且却且泣曰我年行盡矣從此患中胃痛時作所  
居絕遠城市孝廉皇皇醫禱間竟無應彌月而卒  
孝廉哀慟嘔血幾不欲生越四年而籍就李補諸  
生又六年復歸華亭校試數冠其曹五年以文行  
高第補成均丁酉登順天賢書孝廉他日可卜也  
悲夫孺人遭李氏中挫以發婦而握家秉公私旁

午驕癡者坐蠹於中悍猾者嫁禍於外至無卓錫  
之地而轉徙他邑不啻如綫之脉矣獨能以詩書  
訓子鬱爲國器此何異古遷國圖存而肇基業於  
來襖者哉則其儉勤操作厚自脩潔特緒餘耳孺  
人生嘉靖癸卯九月六日歿萬曆壬午十月十日  
享年四十耆卿娶鉅野令殷公汝孝女葬之日墓  
未有銘而余補其闕銘曰

謂天有知賢如孺人逢此百罹謂天無知孺人生  
子特達魁竒如木之喬干霄聳秀雪虐風饕其材

乃就有螫必奮有沈必暉恢恢天道孰測其微我  
爲銘詞與壁偕瘞萬載千秋佳城蒼蒼

贈孺人陳母孫氏墓志銘

孺人者浮梁陳封翁某之配令尹公時霖之母也  
考曰某妣曰某氏孺人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  
某月某日年四十有九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  
之原初封翁卒何秩宗古林爲之銘乃孺人未有  
述也至是令尹公排纘事行而屬子學憲君丐言

余余於陳世德甚習其曷辭按狀孺人姓孫氏

家縣之到湖生鮮兄弟與一妹相依性卓穎端凝  
精女紅言笑無苟少封翁七歲年二十來歸以不  
逮事二人爲恨歲時蒸嘗瞿瞿手自辦具於族姻  
長者禮甚恭娣姒甚和行不越閩卽家之人罕覲  
其面者女流相聚必以貞而順爲瑱規家赤貧日  
夜躬紡績自給封翁性嚴剛腸疾惡不能容人過  
孺人輒微言諷之漸引於和平而止封翁常曰我  
過切直而不罹禍者內助力也孺人數舉子不育  
以伯氏子爲子子不安其所孺人泣而歸之三子



有四乃生令尹公公生而右足微跛足背面反不任步履蓋羸弱不支甚矣孺人疾疢中日夕垂涕而哺之封翁意不憚孺人解之曰得跛兒長年固勝無兒也越四年復舉一子令尹公五歲足疾差頓良於行孺人喜甚然終不能去母側九歲始就塾師家益蕭然孺人自摘精粟炊以餉塾師而獨食糠粃居恒衣取撝形而已家有大慶聚族而賀羣從相率出孺人止一敝縵袍兩袖郎當孺人芟而衣之以往無慚色儉歲至併日而食方舉箸聞

丐者號於門謂不食者三日矣孺人咲曰吾亦二日矣尚有三日者乎竟推與之自是令尹公日解學孺人亦屬望甚至嘗拊而泣曰汝父健可需見成我不及見也令尹公館去家十餘里日以孺人病爲念依依不能去孺人恐其廢業杖淚而遣之間舉所涉辛苦狀歷歷告之子母對泣者達旦迨令尹就館甫三日而孺人以疾卒嗚呼痛哉當孺人孤貧單竭肘見腹枵豈意其後竟顯榮哉乃令尹公起家巖邑以王章逮親一再世而大綬爲

名督學大繡舉孝廉其興未艾也名爵顯軒絲繁  
多賢斯所謂栽者培之非耶令尹公泣語綬曰吾  
母艱苦備嘗以及有今日去之五十年而墓門之  
石缺如也吾何以爲懷爾其謁於焦子當有以永  
於幽者余乃勉爲之銘子二長卽時霖某縣知縣  
娶某氏封孺人次某娶某氏孫幾人長大綬爲督  
學君乙未進士娶某氏封 人次大繡舉人娶某  
氏銘曰

百年甫半歸茲瑩百年又半墓始銘生多艱兮歿

而榮子若孫兮世廉貞迥家風兮久彌清歲月長  
兮德與并

亡室朱趙兩安人合葬墓志銘

余萬曆壬辰蒲脩撰考蒙 覃恩考妣下逮二室  
歿者贈存者封於是皆稱安人云朱安人行三者  
儒朱公鼎女嘉靖辛酉來歸儷余者十有四歲生  
子尊生選貢周舉人女二壻諸生楊楷梁子固萬  
曆甲戌十一月二十日卒年三十有六趙安人行  
二武舉趙公琦女乙亥冬爲余繼室相儷者三十

二歲生子潤生諸生孫綱女二婿諸生王鏡歐陽  
擘卒丁未七月二十四日年五十有二余魏氏姊  
負人倫鑒嘗曰兩安人爲人事舅姑其孝同多能  
而易解見事本末其敏同黽勉有無一以勞自力  
而奉夫子於學其勤苦同敝衣糲食竟其身無所  
芬華其儉同戶屨常滿傾筐倒度窮日夕不厭其  
禮賢同顧一度勝一識勝一未學而耽儒術一無  
疾而綜養生一亟於課子而寬於馭人一姬煦於  
子女而東濕於臧獲此爲異耳聞者以爲篤論始

朱安人至余赤貧苦無以養也安人日子異日必  
貴萬分一祿之弗逮如後悔何盡出奩中裝爲其  
毳資會太宜人善病厭藥餌喜禱祠歲輒四五舉  
不繼則解釵釧營之有謂無益者安人曰吾親爲  
一開顏其益大矣辛未冬太宜人痰疾劇隨余榻  
前不解帶而侍者巾歲每嗽至余兩人掖之啣少  
茗汁乃安夜至數十起以爲常太宜人嘆曰見忘  
疲固也新婦將無過勞乎安人日子婦以得事親  
爲幸胡勞之知然太宜人竟不起安人哀毀甚亡

何亦以疾逝安人遺子女幼家大人日念之自選國中得趙安人而喜甫踰朞迎歸安人事家大人甚恭蚤暮候起居上食飲惟謹家大人春秋高矣當計偕余戀戀不能去家大人曰寧吾老者新婦也子無憂家大人年八十有二以微疾終安人奉湯藥亦如朱安人之於余母也凡時祀若先世及朱安人忌夙興治具一觴一匕靡不出其手有中表以居間請安人峻拒之其人曰仕宦者類以厚其妻子耳若奚爲者安人咲曰尊富之爲厚爾所

知也窮約之爲厚非爾所知也魏氏姊甚賞其言  
嗟乎特立獨行之士柎鑿於世而旅泊自完者有  
之然必有婉婉淑姿相委順以忘其憂焉余非敢  
謂特立者也頃廢斥且衰死亡無日兩安人者皆  
不能待而棄余能無悲乎先是朱安人旣葬堪輿  
家謂非吉壤兒輩卜兆山南鄉之後莊以丁未十  
月十有二日奉兩安人柩而窆焉踞而請曰士大  
夫之配見於大人之文不少矣是獨可無銘余不  
忍應期且至乃掇其大略而掩諸幽銘曰



汾陽縣志卷之三十一  
材則長算乃迫生莫識歿同穴胡遺予獨旅泊情  
在斯志幽宅

封安人翁室冷氏墓志銘

安人余友翁君汝遇之配也萬曆丁未翁君自東  
筦令拜留都起曹挈安人暨兩子來踰二載是爲  
己酉歲五月十有九日而安人卒余往唁之自起  
曹君而下皆哭之甚悲已得吉壤謀歸葬安人一  
日詣余曰某之妻歸土有日矣願以不朽之托請  
余閱而許之按君手次狀安人姓冷氏父某別號

龍山世仁和平安里人母盧氏數舉子女不育最  
後得安人絕愛憐之顧善病不欲煩以女紅安人  
乃日事女紅不輟家故饒而橐無衮服里婦之習  
華侈者一見相顧曰使吾曹愧見綺縠矣是時起  
曹父封公與龍山公善以其乏嗣念之甚龍山公  
因請館起曹君於家而婚焉安人年甫十七耳安  
人敏練知大體日餽問舅姑身往來兩家不絕踰  
歲封公卒亡何母盧孺人卒周來繼數年龍山公  
亦卒三喪相繼安人銜感而庀喪葬事事中于禮

念冷氏不可無祀謀于周孺人擇仲弟世茂子之周孺人歿且十五年安人鞠之如一日然迨壯而授室舉子得延龍山之一綫者安人力也起曹君讀書不問家家悉付安人手能力任之而寬其志于學已卯君成鄉薦久之始舉進士困公車者屢矣安人治脯瀹漿粥必腆甚則躬緝緝紉而佐之不欲見匱爲君憂也戊戌隨君之東筦每退食手更其衣爲造美飲食以勞間問曰日所平反幾何而獲雪困而獲濟者幾何諸剖獻興革徃徃參

爲決策自是起曹君治行卓卓名嶺表矣居恒無  
美衣媮食之奉稍有奇羨輒推以振乏宗黨嫻戚  
靡弗霑潤者于兩子所爲策勵甚至閨闈之間斬  
斬如也以故兩子益感奮爲制舉業有聲相知者  
期旦夕驚人之鳴而安人不能待矣嗟乎安人女  
也而代子之職婦也而相夫之學母也而兼父之  
教不謂之賢不可也距生嘉靖丙辰五月五日享  
年五十有四兩子長佑之國子生娶憲副包公應  
登女繼楊公廷筠女次開之娶孝廉錢公養庶女

女一適諸生何浩孫男三與立與燦佑之出與嘉  
開之出前是安人之貤封 制詞甚媿業與日月  
爲昭矣夫 王言賁于上而余辭于下庶幾慰安  
人于九原銘曰

武林之側有山嶗如其疇歸此斧如堂如湖有時  
桑陸有時洋神呵鬼護哲媛之藏過者見之有式  
必起眎此銘詩千載無毀

昭武將軍徐公元配淑人鄭氏墓志銘

都尉徐君應高雅以孝行聞頃奉 簡命督漕北

行役甫竣心動亟奔歸則母鄭淑人病矣君籲天  
請身代不得旬浹爲萬曆庚戌五月之十日而淑  
人歿君擗踊無已時唁者曰君歸自數千里得眠  
飯舍呼臯某復也謂非孝感不可勉起襄大事胡  
過慟爲君乃拭淚調棺斂卜以是月二十有二日  
啟考筠谷公之窆而合焉於是手張參岳狀謁不  
佞志其葬甚矣君之不忍泯泯於母也淑人之父  
曰武德將軍南松公與君父昭武公同官相慕悅  
聞淑人賢屬筠谷公委禽焉淑人始至謁舅昭武

公與姑周太孺人也脩其儀而進之雍容如也小  
間問安否薦湯粥滌滌惟謹兩尊人輒大喜曰吾  
家得賢婦矣久之太淑人老且疾在牀第者二十  
年筠谷公小出輒懷內顧憂淑人曰我獨不能代  
公職人子耶昕夕不櫛沐而侍所以寬太淑人于  
疾者萬方蓋彌年不一解帶也筠谷公瑩精其職  
不問家人產淑人乃約束家衆嚴扃鑄治饗餐秩  
秩得其所筠谷公竟老無家指累至於脯飽酒漿  
供賓客過從亡弗給者筠谷公有弟三人幼甚淑

人一一爲娶婦俾有立仲若季皆早世遺孤五人  
淑人拊之均于已出同居五十載無間言人尤以  
爲難生二子甫任讀爲擇通文武家言者訓之而  
身爲內傳夜分一燈熒然曰吾女紅孰與若書誦  
多也以故二子俱業成長起家武舉治軍衛有賢  
聲今爲上江運糧把總次亦兩舉鄉試用淑人教  
也距生嘉靖乙未三月二十有一日享年七十有  
六子長卽應高娶紀氏繼李氏沈氏次應登娶張  
氏女二指揮湯執中王蔭德其壻也孫三師鉉高



出師敏師爽登出孫女四皆高出墓在觀音山西  
麓負乙向辛銘曰

共而舅姑以佐而夫拊而子姓迫於猶子之呱呱  
蓋再世而爲德於徐宜其身可逝而名不與之俱  
徂也於戲

貴州按察司按察使熙臺劉公元配淑人錢  
氏墓志銘

鹽官之錢至明其著者臨江守諱琦始興其家有  
子永州守諱芹儀部郎諱萱從子太常卿諱薇先

後舉進士爲時聞人永州寔產淑人以配於劉氏  
劉在明其著者贈監察御史諱鳳鳳之子贈監察  
御史諱顯顯之孫贈威縣令諱滂滂之子工部營  
繕司主事諱朮世濟清德達於邦家實生方伯公  
以配淑人嗚呼盛已淑人生十七來歸儷方伯公  
四十有九載尊章在堂諸理蝟集淑人色養備至  
彌縫無闕故方伯公居而刳心於流略出而僇力  
於事業學靡曠時舉無秕政子愛流於郡邑綜練  
表於省署迨遞長藩臬旬宣肅給咸擅其能當是

時公之宦蹟聞天下實淑人之助焉居恒動由順  
正寔靡間言用寬和博愛之道以逮下用冲退弘  
敏之志以誠子每歲時上壽羣從子姓動數十人  
未嘗不借以溫顏施其善誘彬彬焉詵詵焉卽劉  
氏門興七業泰瑛教流三世不足多也昔雞鳴小  
星采蘋葛覃諸詩人處一焉而聲施至今淑人孝  
以承親禮能範俗中佐夫子晚垂母儀舉詩人所  
稱蓋侷兼之可不謂難哉生嘉靖乙酉二月十有  
四日卒萬曆庚寅九月二十有六日享年六十有

六始方伯南工部績最封安人尋以子世埏貴晉  
今封云子五長卽埏舉進士南京刑部河南司主  
事世坊太學生竝前卒世教舉人淑人出世甄太  
學生側室史出世稷崔出殤孫七祖鐘祖錫祖鐸  
祖銍祖銍祖鑑祖銘曾孫五蒙滄蒙瀉蒙濬蒙滄  
蒙濬女五女孫四曾女孫三婚嫁皆名族前是癸  
卯正月之望葬城西南珠浦阡而墓石未備世教  
與余爲文字交間過金陵屬補其闕輒不辭而論  
次之以紀於茲石銘曰

錢爲越裔劉迺漢宗崇其婚媾望族以雙孝感厥  
姑易嚴而慈從夫子貴象服具宜譏坊謹誌廩廩  
自躬果蕨絲泉畢取諸宮化理迺宣聲寔顯灼  
天子嘉之紫綬若若惟昔鍾婦京陵羽儀亦有楊  
媛三世母師婉婉淑人與古爲儔生榮歿哀歸此  
樂丘珠浦之原九九松栢后有來者式是嬪則

廣西全州同知金公元配汪孺人墓志銘

孺人海陽金州丞子公配也以萬曆戊申九月二  
十有七日終於正寢距生嘉靖戊子三月二十有

六日享年八十有一子有鎔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孺人某山之原而以幣若狀貽余曰先君子之墓先生業志而銘之敢更以母氏爲先生累余稔聞孺人賢是辭按狀孺人姓汪氏系出石田望族父冠英公娶于朱而生孺人孺人生有貴徵父母奇愛之迨字而難其人時州丞雖少業以孝友爲通人所賞識汪公曰此真吾壻也而亟委禽焉二十來歸孺人於內政顧多曉暢晨夕候問舅姑安否退而理中庖治甘毳滷瀧以至井曰麤

纖靡不秩秩得所者舅氏治家嚴孺人雅能先其指執子婦禮惟謹蓋如千年無迕色會姑許未疾孺人爲調湯藥拭拭盥櫛扶抱抑搔必親之不解帶而侍者旬月疾已乃復姑嘗嘆曰吾何以報孝婦願婦之婦如婦足矣州丞有兄而賢州丞之莊其兄猶之子也則孺人於姒江亦猶之婦也是時金氏閨門雍睦之風天下莫不聞前是歸州丞四年所輒曰君不可以少而忘宗之大計卽爲置媵四人遠而維揚鳩茲無不置者媵姪而弗育孺人

爲憂見於色及子生慮母弱弗任養也遴里媪往  
飼之愛諸子女均於已出不曰吾子嫡也女字余  
侍御子鳴雷侍御內召爲子親迎亟州丞以奩未  
易辦難之孺人曰我有簪珥篋之三十年矣發之  
金珠粲然遂以畀焉不曰非我出而靳也州丞以  
騰驥最恩飾冠帔珮琚畀孺人服而廟見一再御  
輒藏去居平淡泊自奉而於賓祭未嘗不腆倉庾  
之積陳陳相因州丞歲時推以賑乏以至寺宇橋  
道無弗飭也宗黨姻戚無弗霑潤也孺人所從史



居多御臧獲嚴而恤米鹽絲縷手爲經畫晚乃任  
諸婦而總其綱其於蠶績老而不廢子婦勸止之  
則曰吾自安之不爲疲也嗚呼賢已子四有鎔國  
子生娶胡益實女孺人出有華國子生娶朱光晟  
女有蕃聽選兵馬娶朱燁女有馥娶孝廉汪泗論  
女女二適諸生余鳴雷次適許時高並側室出孫  
男七洵湜符鰲載求官洵郡諸生婚聘皆名族孫  
女六曾孫男三達邇遇曾孫女六夫孺人置貳於  
中年非難而能置貳於少年始婚之時則爲難能

愛庶子於小弱非難而能竟其身無少異則爲難  
士大夫一登廟堂見賢於已者萬方擠之不去不  
已以彼具須眉稱詩禮者乃一婦女之不若可羞  
也余爲之銘微獨旌孺人而已銘曰

詩詠螽斯詵詵振振疇能異世踵此後塵有美哲  
媛具宜福履等仁鳴鳩以母衆子 帝嘉若德出  
書在朝有賁其章象軸錦纓媚嫉繁興人惡其上  
何以風之女也不爽松檟鬱鬱眡彼崇岡不騫不  
阡千秋永藏

江母鍾孺人墓志銘

仁和江孝廉塗者余闈中所遴士也母夫人鍾氏萬曆己酉十月十有五日止於正寢孝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啓其父學山公之窆而合焉手自爲狀謁余爲志銘按狀母爲封崇安知縣賓竹鍾公女髫髻時母賈孺人病劇卽能代之家父撫其頂曰女邪不者當大吾門年十七歸學山公公貧不能出事師則約結三五執友爲社而母佐之酒炙諸公歡然不知其寒士矣母乃自茹牛菽至併日

而食者有之然絕不令鍾公知也已學山公教授里中束脞稍益進而母陰力嗇其間時推少贏什一而息之用以不乏先是公幼孤育於庶伯兄母內自傷無尊嬋可奉也則事伯兄如舅屬伯姒心疾以舉火戲母輒踊身掖出之方煙燄中有撲滅其火者已行求其人亡所見矣仲落拓廢著公切諫不悅恒無故而詈詈且十年所母若弗聞也顧詈已旋貸貸已復詈徃徃曲應之不倦於是計其需昕夕給之比卒則爲調棺斂以葬所遺子若女

恤之猶子也伯兄無嗣又家赤貧母不難以仲子  
歷後之語之曰伯父嘗字若父矣所不事伯父如  
父者如若父何於是歷忘非伯兄出伯兄亦忘歷  
之非已出也所以相學山公德者皆此類當是時  
伯子金仲子歷皆以學山公爲師相繼補弟子員  
而公且五十不售母諷之率子整治產積居母從  
中徵貴賤如指掌家用益饒於是鑿及季子翌皆  
得資脯贄就外傳篤學自勵時人語曰兩兒師父  
兩兒師母蓋是時伯子以丙子歲舉於鄉矣母誠

之曰若先世文昭公以正直著置爰公以文章著  
侍郎督學祠部郡守諸公皆以醇謹著爾其勉之  
已而伯子病滯下卒母甚痛之而不忍以哀見學  
山公也所爲寬譬之備至逾年學山公病滯亦卒  
母撫孤泣曰我不及而之立也則何辭以復地下  
久之塗舉順天鄉試屢登爲太學生蓋江自文昭  
公而下纓綉蟬綿者六葉至是且復振而母不能  
待矣悲哉距生嘉靖辛卯七月二十九日得年七  
十有九男子五人金壓鰲塗登女子一人許聘太

學胡文煥煥父垂効以子屬公公辭母勸公經紀  
之曰此吾女藉也亡何女卒卽舉以還之一錢尺  
帛皆有籍記蓋錙銖無棄云孫男十二人之源之  
滙金出之濱之澧之渙之津之洋之澔歷出洋爲  
鏊後之淮之浙之漢塗出之浩盪出孫女八人曾  
孫男十三人諸子孫雖析箸而母誨諸孫無異其  
子字諸孫婦無異其諸婦居恒以孝弟敦睦訓焉  
江氏閨門雍睦之風所漸被於母者豈微也哉墓  
在某山之原而余與爲銘其詞曰

材大可梁小可桶如千里步始騰蹕胡然委之返  
冥漠有崇者丘突嶽嶽坎而藏之維楚璞鬼神呵  
護顏益拓于萬斯年光且灼

陳孺人墓碣銘

孺人華秘書芝臺君之副室也秘書爲學士鴻山  
公次子與兄太學洞菴弟客部玄谷並以文學著  
一時始秘書客部皆艱子孺人爲秘書生二子師  
周師召師周二子曰郁曰都師召四子曰繹曰緯  
曰綺曰繡孺人以萬曆戊申五月二日卒則師周



業先逝而師召且出後客部君矣念郁若都甚幼  
無以庀葬事乃手狀孺人行而以書屬余曰先秘  
書之集辱先生爲序行於世矣以吾母而獲一言  
以資諸幽孤之幸也所不敢望也讀其狀甚悲而  
文許之銘按狀孺人陳姓父輔母陸世農家江陰  
金鳳鄉人與嫡夏孺人爲同里初夏欲爲秘書君  
置貳歸而謀之父乃聘陳氏女攜之歸歸而端靜  
婉婉不妄語笑於秘書夫婦間小心奉約束惟謹  
閨以內無不安孺人者年二十一女生時貴家鮮

自乳者孺人曰子不自乳使人棄其子而乳之吾  
不安其卓見如此閱三載孳生二子卽師周師召  
云學士乃服 御賜麒麟衣玉帶坐寢堂以金釧  
勞孺人喜可知也孺人恐失夏孺人意斂避眠常  
日有加時馮顧二大母見孺人生子咸禮遇之孺  
人得以間起居二母然終夏之世命之食不敢食  
命之坐不敢坐也居恒菲衣糲食過自貶損凌晨  
卽盥櫛米鹽蠶盎弔慶酒餉以至燕享粢盛靡不  
畢飭見者嘖嘖稱夏孺人才不知爲孺人力也夏

孺人連嫁四女寸絲尺帛必出孺人手率前期而辦至嫁蔣氏女則稟命夏孺人壹意減損夏孺人不許乃止先是二子生甫三日學士偕客部各抱其一育馮太母室師召年十一輒出爲客部君後顧安人泣謂孺人曰汝一人承兩家宗祧可謂華氏之功人已孺人謝不敢當二子年十四同補邑諸生以青衿拜堂下孺人固却之不肯受迨夏孺人卒京邸秘書以遼陽使歸命孺人曰可以備母儀矣孺人終念夏孺人不遽承也久之二子各舉

子祕書曰此呱呱者非若孫耶固守若志何以臨  
卑幼示左右也乃稍稍具母子禮大抵終祕書世  
未嘗顯以配自處也爲人後者無論已終伯子之  
世未嘗盡以母自居也當孺人驟舉二子或勸之  
曷稍自奉明得意孺人曰吾幸有子今分享二父  
之業踰溢多矣倘不自節縮如造物忌何故自壯  
迨老無所芬華居恒愿而善藏退然不見詞色卽  
多所裨贊親踈遠近人人自以爲得也而莫知功  
孺人者其閭閻不自標幟類此嗚呼孺人之識遠

矣歲戊申孺人臥疾度不能起謂師召曰吾齒較汝嫡母羸十年較汝父亦羸其二死復何憾所不能割者寡媳孤孫耳稽出納慎扃鑰汝悉心肩之母分爾我吾目瞑矣先是夏孺人次女孀而歸孺人妹畜之病中同蔣氏女奉湯藥者币三月既革與兩人訣曰吾無以酬若柰何出澣衣遺簪分授婦女蕭然無一長物也距生嘉靖丙午十二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有三師周娶周氏禮部尚書文恪公女師召娶韓氏廣西按察司副使凝宇公女

女一適姑蘇國子生蔣一駿高州太守雲崖公子  
孫男六孫女五婚娉皆名族銘曰

江汜小星載諸二南勤而無怨惟命之安婉婉孌孌  
人秘書之助安意處卑以永家譽其承有子天寔  
篤之繁祉鼎來鬱鬱孫枝山迴水縈鴨城之原維  
仲薦美列詞墓門

焦氏澹園續集卷十五

終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六目錄

行狀

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埜泉楊公行狀

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一川游公行狀

徵仕郎中書舍人新宇吳君行狀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肅荆石王先生行狀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十六

行狀

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墊泉楊公行狀

西蜀楊公以少司馬填粵武緯文經華夷胥服上方倚爲長城云亡何封翁訃至公雪涕疏聞於朝上震悼賜之祭葬已念公伐鬱然特加祭一壇時司空繕塋秩宗庀祀恩至渥已公奔歸以某年某月某日葬翁某山之原將以志銘謁當代之



作者而屬余小子布狀余雅辱公知厚誼不可辭  
封翁諱時進字從之別號楚泉其先自武昌而徙  
重慶者曰天池爲公始祖卽龍臺坊家焉天池生  
貴貴生昱昱生應春應和應和以篤行稱生贈少  
司馬公泰公富而好禮鄉人推其長者舉丈夫子  
三翁其季也少敏慧有至性父母特愛之授經里  
中師通大指坐母張淑人早世奪於養不克竟業  
於是棄去以孝弟力田起家事贈公所爲奉養者  
百方迨父母下世久而公且篤老矣遇諱日未嘗

不涕覆面也嗜古先生之教以不貪不殺爲戒蓋  
翁旣矩修而慈祥喜施又與其說懸合中表有緩  
急徃徃取諸翁如寄緇黃徃來郡中靡不以翁爲  
歸境內梵宇琳宮圮當葺者像設未具者歲費至  
不可縷數爲人逡逡退讓人有犯一不與校於是  
里閭族黨間人人以爲親已而於儒家者流尤禮  
接之不勸與其配相莊至老子孫有微過戒諭切  
至不易譙訶雖臧獲亦然入翁里門子姓昆弟雖  
雖如也肅肅如也僮僕訢訢如也惟謹仲兄晚貧

子納婦不能具六禮傾囊赴之無靳異母弟及兩  
舅少孤拊而授之室令有成立出見卽禽者漁者  
有所挾必購而生之嘗就養鄞邸見餽生蟹者翁  
感額曰奈何以口腹戕物命哉令亟舍之於郡守  
相縣令無所干請鄉飲聘爲大賓一往輒謝去數  
討諸子孫而訓之曰富不期驕貴不期侈戒之哉  
其母以紈袴貽鄉里羞又日討其僮僕而訓之曰  
吁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戒之哉其母側目於我州  
里一日莊丁與人鬪忿而自殺其屬以誣鬪者翁

弗知也鬪者懇奉數十金詣翁謝翁跡其事知莊  
了自殺也答若屬而還鬪者金王某者以其產質  
於翁貧而無以贖也翁憐之立折其券不責償月  
旦高之樹碣北鎮以風會司馬公在滇亦卻土舍  
木青千金餽有司榜其閭曰世廉里人豔之翁持  
家秉嚴甚狄淑人春秋高矣族之子姓亦無敢頻  
見者而教子司馬公則務以寬劑法而行己亥移  
鎮粵西歸省覲翁曰天子以鈇鉞畀汝爲西  
南障耳人有不及無輕用軍興法每歲家僮往還

輒屬曰驛傳疲甚矣勿苛索以滋吾過司馬公聞之感泣愈自奮政績上櫛下沐澤與法浹卒爲名卿大夫以此翁素強少疾晚而視聽食履不衰交遊過從醺酣淋漓間以諧譁見者以爲百歲不啻也歲丙午秋仲覺體稍不懌冬孟朔拜少司馬恩命猶舉手加額以謝九日倏曰予欲西行見佛耳一言不及他至十三日左脇臥而逝距生嘉靖戊子六月十一日享年八十翁始封鄞縣令五命而至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貴重矣配狄氏累封淑人子男三長卽司馬公  
芳配蘇氏封淑人次芬指揮僉事配曹氏次蕎郡  
諸生配盛氏方氏女二長適平利縣知縣李公應  
華子繼善次適兵部尚書張公佳胤子叔環孫男  
八士修士偉芳出土佩芬出土佶士儀士价士倣  
士任蕎出曾孫男三萊孫文孫慶孫孫女二曾孫  
女五婚嫁皆名族嗚呼翁起布衣累膺朝命壽登  
八袞子爲巨公語海內全福疇能踰者夫釋氏雖  
出異域而清淨無欲之言慈悲善救之旨卽日用

人倫間亦足以默存其教而積善召祥之福動於  
人事孚乎神理非偶然也翁皈心釋部謹禮而惇  
誼卒之行於闐闐而名徹於宸宸修之幽潛而  
精感乎天地西方之說何嘗無助於世教顧欲區  
區以非正法擯之曷觀翁之平生而有瘖乎余不  
敏爰述其崖略爲狀俟操如椽之筆者采擇焉

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一川游公行狀

萬曆戊申歲七月七日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一  
川游公卒於位部尚書以訃聞上震悼下所司

議所爲飾終者於是吏禮工三部褒揚公材德賅術甚具且夕營兆使者且至公之子元潤等伐石以俟巨公之志若銘而屬余爲行狀以備采擇余於公誼甚習其曷辭公游姓諱應乾字順之別號一川先世居青州至南唐侍御僇者避五季亂卜居婺源之濟溪遂家焉傳二十二世曰慎獨翁恕者以力學著名生芷同公芷同公生贈正議大夫濟生公公父也世業耕織與人讓臨財廉里中有溪水涉者病之捐貲造輿梁人稱爲新橋壯未舉



子年四十六配贈夫人葉氏始舉公迨八十見公成進士兩膺恩命人謂爲善之報云公生而明慧端重讀書自旦至丙夜不休髫年喪母哀毀骨立於繼母汪昕夕事惟謹贈翁爲益歡弱冠遊郡庠策兄讓溪中丞課子弟稅得其文大奇之曰他日必爲國器辛酉舉鄉試乙丑舉進士授戶部主事督糧通州念父老請改南便養是時南中適有刑曹缺當事欲少需之公慨然曰烏倦不擇木而栖親老不擇祿而仕吾復奚待爲遂改南比部浙江

司主事至則參伍情法兩造者咸搏頰稱快以去  
尋晉其部郎中一歲所而以汪夫人憂歸已贈公  
亦捐館舍治喪以孝聞讀禮之暇編次律例備檢  
閱間從中丞公講業而已公府之跡可數也服闋  
復除南比部郎公益明習法家言爲司寇翁公所  
器重凡疑獄必咨于公聲譽日著丁丑出守寧波  
寧波浙劇郡每晨朝奏牘盈几士大夫過從納謁  
踵相接公處之沛然不見聲色而理絀抑舞文吏  
至無所厝手摘其尤若王天祿楊惟正等寘之法

乃其於單赤溫然如恐傷之也嘗浚陂池通水利  
隨刊圖說以垂後其爲民計長遠皆此類以其間  
按閱諸生與講經術一時王邵楊薛諸太史皆公  
所識拔人多其鑿臺使者覈公治辦狀薦牘以二  
十數會江陵盡毀天下書院江以南靡然從之寧  
波獨存江陵銜之甚又傳御史應禎以言謫戍定  
海公獨優遇之江陵滋怒乃量移兩浙鹽運使以  
殿之公念鹽筴利藪易涅也又事關桑梓多掣肘  
斤斤出納亡以絲髮干者大猾皆不敢舞利爲乾

沒齏政一清刊兩浙行鹽事宜著爲絜令巳卯壬  
午乙酉三入棘居齏司以六載最恩逮三世矣丙  
戌晉廣西左叅政分守桂平一切冗費多所裁削  
隄防整暇華夷安堵又以其餘力浚故河通鹽利  
民用永賴巳丑晉雲南按察使平巨賊丁改有功  
與賜金幣壬辰轉廣東右布政使方攝篆島夷以  
千艘至公鼓舞吏士晝夜睥睨間無懈而制府以  
餉事屬公咄嗟而辦甲午轉左值歲侵民益困公  
大發庾食饑者而至膠序弟子則損月俸爲膏油

費時時羣之棘院而督課之粵士蒸蒸向風矣任  
滿守藏吏以奇羨進公愕然麾貯公帑歷滇粵三  
入棘考三品最贈封王父母父母皆如其秩戊戌  
擢南太常寺卿 勅建天妃宮久壞公修葺之復  
其侵疆廟貌煥然且覈舊寄戶帑三百餘金不以  
閒職而自墮廢也已亥陞南大理卿公以比部起  
家故迎刃而解獄無滯繫囚圉幾空滿考給 綸  
命如令甲蔭一孫入監繼攝南戶部并糧儲篆甲  
辰總督倉場缺晉戶部右侍郎蒞其事公歎曰使

我得先十年者庶幾可自効上書力辭不許國儲  
故稱繁劇公綜理精密諸出入必躬爲會計先後  
條陳四十餘疏一一著令甲倉役善盜設策掩捕  
之害遂除京倉監督舊無印特疏請給關防杜詐  
僞倉政肅然每歲給邊儲酌改折獎戒文武將吏  
無不人人心折也乙巳冬以三品兩考加勲資治  
尹正議大夫再疏乞休 溫旨慰留朝議以公任  
劇資深廷推戶工二部尚書凡十餘上未報戊申  
春運完五疏乞休又蒙慰留會新運踵至力疾視

事六月十六日祀太倉疾作輿歸自是病篤日嘔  
血數升猶強坐中堂收文牒口授手畫或止之曰  
國計曷可一日廢入秋病益甚呻吟牀褥間所言  
無非儲侍事不及其私疾革諸孤環泣第曰吾重  
負 國恩無以報再詢之則曰吾何言汝曹強爲  
善而已遂歿公少以坎壈奮迨貴且老矣食無重  
味衣數浣濯終身不改居鄉不勅爲德如置宗田  
定祭器崇節烈設義倉以至建橋甃路諸義舉比  
比貧交疏昆弟有所乏予之穀已予之田靡不飽

所欲而去前是中丞創學舍爲會公割俸再葺之  
歲課子弟厚爲獎掖族中數十年舉於鄉者十三  
人登進士者五人厠庠序且百餘人彬彬盛已歷  
十四任拮据四十年所至多望郡沃藩最後操泉  
穀大柄乃慎出納稽章程亡論亡所染指卽左右  
姦黠逆自斂以故在所生祠碑碣述治狀非一必  
以廉爲稱首而公實寬大無城府遇之温如冬日  
然卒之日公卿大夫以迨氓隸齋嗟涕洟者不啻  
萬人櫬南旋糧艘將卒輩無不望鷓首而泣公之



感人深矣距生嘉靖辛卯七月十七日享年七十  
有八配江氏贈夫人繼汪氏張氏江氏汪累贈淑  
人張封淑人贈夫人子元濶娶汪氏元沐太學生  
娶汪氏繼娶程氏元沐丁酉舉人卒娶韓氏元涇  
太學生娶余氏繼娶江氏元瀚太學生卒娶余氏  
元淮太學生卒娶汪氏女一適太學生黃嘉璘孫  
十人文植官生文桓文柟文松文柯文棖皆太學  
生文梯文榕文科文櫻文梳幼女孫六人男孫一  
人所著有五經約義讀律真詮聚順家規左粹奏

識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嗟乎仕爲良塗於此能自  
完者尠矣公由守令而藩臬而卿寺迨爲司農握  
利權尊顯矣然平生負勢者不能詘工讒者不能  
間蓋嘉隆至今未有履順居正聲實僉泰竟其身  
無訾議如公者也余夙稔公長者又質之鄉評參  
之家乘爲撮其崖略如此若夫斧之藻之以光窔  
窔垂史策則有立言者之椽筆在謹狀

徵仕郎中書舍人新宇吳君行狀

萬曆丙午六月五日新宇吳君以疾終于正寢越

三載已酉孤翔鳳等謀以六月某日奉其柩厝於  
西山之長原將丐銘於立言者而以布狀委余惟  
君伯兄亦魯與余同舉於鄉因稔君行誼而重以  
汪君仲嘉之言是其可辭君諱希元字汝明新宇  
其別號也吳自延陵起江表世有聞人唐御史少  
微公以論著顯則新安之鼻祖也數傳至光公自  
海陽鳳凰山遷溪南又幾世而爲東園公東園公  
釋農而事賈曰農食八口苦不足學賈卽千指可  
也吾學賈矣東園公有子三人季曰見南公見南

公娶汪氏而舉君兒時不愛綺麗而嗜書與羣兒  
伍舉止嶽嶽見南公奇之曰是兒他日必亢吾宗  
旣就傳警敏善學有成人之度年十二居母喪毀  
擗踰禮王母戴孺人撫其背泣曰若獨子也乃毀  
而滅性不重爲若父憂耶君卽知自抑以安父心  
亡何父再娶於汪君事之如所生萬有一幾微見  
於色必齋栗夔夔伺其色解而止以故母氏亦視  
之如屬毛離裏然蓋君之孝感深矣居恒循循謹  
飭見夸毘子踧踖若將免焉其居鄉若遊成均每

傾心交其賢者而不侵然諾君名不脛而馳以此性無他嗜好獨嗜古法書名畫彝鼎瑚簋之屬閒居埽地焚香與客摩娑鑒賞以自適門無俗士之轍也晨昏侍親側以共養篤謹聞無惰容無遠遊惟歲大比一赴金陵所至疏食濁醪財取自給往來三十載逆旅人無知爲素封家者見南公老而君爲家督事小大皆以屬君君竭心力任之諸如城邑城建家祠除道成梁賑窮濟乏百凡惟親意之嚮當是時見南公聲稱振於黃山白岳間矣見

南公歿而君當室兢兢奉祖父矩矱不敢以意更  
一人變一法客間以爲言君厲色曰古稱無改父  
道者謂何客慚而退歲己亥 朝廷營三殿庀材  
鳩工公卿而下咸捐俸稍輸之公君伏 闕獻萬  
金佐將作費 天子嘉其義優詔特授 文華殿  
中書舍人君耻以貲進遲回里巷者二年鄉縉紳  
先生咸謂臣無衡 命禮也相與勸駕君強起之  
官會 覃恩得進階徵仕郎 贈父見南公如其  
官母與配俱孺人制詞褒揚備至君歎曰始吾以

先人志志地下未受一命之旌故勉而就此今於  
願足矣嘗聞之客不止車生耳吾何以久去先人  
丘壟爲卽扶服上疏請告歸歸稍稍葺室廬畢先  
志暇則鍵關謝客日取所藏圖籍與同好縱觀之  
卷舒把玩指摘疵類以爲常歲序招集親賓文酒  
相讌油油然暢乃散去久之疾作閱三歲益委頓  
不支呼諸子前命之曰吾祖父積纖以有今日若  
等無忘共儉纘祖德吾目瞑矣遂卒距生嘉靖辛  
亥八月三十日享年五十有六君累高貲身食一

肉脫粟飯衣緼無文治宅第務爲堅朴不欲以華  
侈相豪斤斤然擇地而蹈不矜廉不背德聞人過  
失輒掩耳避之以緩急來歸咸得所欲去姊適程  
氏而寡贍之終身念汪氏甥貧歲賙之不倦或稱  
之君遜謝而已未嘗有德色也常言吾不爲福先  
不爲禍始迹其所造蓋浚浚仁讓君子非歟配汪  
孺人故於潛令女孫饒令德能佐君色養白首相  
莊無間云子六長起鳳娶程孝廉女卒次卽翔鳳  
娶太學汪一渭女繼參軍程秉衡女次雲鳳娶太



沙園集卷之十一  
學汪待賓女次庭鳳娶鮑大本女繼程亞卿女次  
家鳳娶太學汪居常女次友鳳娶太學汪世用女  
皆國子生女五汪見龍太學殷雲翼太學汪爾松  
邑文學汪元羲程家漢其壻也孫三人長觀德庭  
鳳出玄臬玄錫友鳳出古之爲德者百里誦義千  
里誦聲殆中有所豔而然也君富而能約儉而好  
施而顧善自匿又名在仕隱間才諧行誼世或未  
盡覩然望而知其爲端人長者吁可銘已翔鳳草  
君事甚具余徵之仲嘉而信乃銓敘如右以俟采

擇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  
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肅荆石王先生行狀  
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太倉  
王先生薨於里第家以遺表聞閣臣具言舊輔某  
清忠亮直砥節首公其亡可惜 上震悼久之爲  
輟視朝下諭部是惟我弼亮之臣亟遣使治葬及  
祭祭爲壇視一品例而加四凡十有三贈官太保  
廕其孫尚寶司司丞於是太常請謚 上若曰維

明興太保忠太常卿正少保貞吉皆以碩德作輔  
保又王家厥謚曰文肅太保實不媿而有光焉其  
以文肅易名嗚呼人知 上知臣之深飾終之厚  
不知先生所以感之者至也竇丞君卜某年月日  
葬先生長洲縣楓橋鳳凰墩西 賜域而屬小子  
某布狀請銘 作者曰此治命也小子某辱先生  
知至深其何敢辭先生諱某字元馭別號荆石其  
先從太原徙吳自嘉定之南鄉寺溝割隸太倉州  
遂爲州人上世有諱謙者爲莆田縣丞以廉惠著

莆田公生侃侃生自然公銑自然公之仲子曰友  
荆公湧先生大父也娶于徐生愛荆公夢祥是爲  
先生父鴻臚寺序班累封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配吳封一品夫人吳夫人舉  
先生有萬爵飛鳴樓前盤旋不去遂命今名先生  
幼多異徵雋朗工屬文年十二入州校督學馮公  
天馭一見奇之戊午試南畿魁其經壬戌爲禮部  
舉首入對 大廷賜進士及第第二人授編脩乙

丑滿三歲考封二親歸覲丁卯還 朝充 經筵

講官 莊皇帝傳諭有講書明爽切直之褒撰文

官 誥勅往多贊謝者悉卻不內己巳轉南國子

司業明年轉北尋陞右春坊右中允辛未充會試

同考官六月陞右諭德掌南翰林院事壬申 今

上登極還坊充 穆宗實錄副總裁癸酉領右春

坊事主順天鄉試錄十九出其手學者爭傳誦之

甲戌復充會試同考官七月 穆宗實錄成陞侍

講學士加四品服八月陞國子祭酒條上監規欲

行 國初積分法重胄子之選申令公侯伯并應  
襲詣監習禮一時模範嚴重中外改觀識者心儀  
先生且大用矣丙子陞詹事府少詹事攝府事充  
世廟實錄副總裁先生所筆削鬱爲不刊今石室  
所藏可考覽也書成晉詹事府詹事兼侍讀學士  
丁丑陞禮部右侍郎是歲江陵父死謀奪情視事  
編修趙用賢檢討吳中行疏劾之先生憂禍叵測  
約秩宗而下數十人詣江陵求解拒不見先生徑  
造喪次切讓之江陵不知所對泣且拜曰 上強

留我而諸子力逐我我何以處第有自剄而已竟  
入不顧卒取 中旨廷答此兩人先生持之大痛  
且首倡贖贈皆人所縮朒不敢前者旣而江陵子  
假歸奉 旨三月還 朝佞者輒疏請卽召使吏  
邀先生署名先生叱曰此何事而以澆我爲竟投  
筆起先生旣忤江陵請以省覲還客曰相君不知  
父而君以省父言得無形若短乎先生曰吾知吾  
父而已遑卹其他旣歸日與王元美司寇杜門却  
軌修恬素之業而口不挂人間事矣未幾江陵敗

人爭搏擊爲名高先生復持平其間寄同麓余公  
書曰江陵相業僕始終不甚非之獨恨其于知人  
一着至死不悟耳此事諸君不以時調停如國體  
何後張氏終得解免先生力也壬午丁愛荆公艱  
以三品未滿考得全葬異數也公除廷推內閣  
上以禮部尚書召入辦事屢疏力辭特遣行人敦  
趣就道乙酉赴闕中途聞上止內操召謫諫  
及大旱步禱喜動顏色比見朝卽有禁諂抑  
奔競戒虛浮節侈靡之疏又疏闢橫議止新工所



法自系集 卷一 二  
裁省百萬計先生既在政地壹意佐 上急民和  
進貞良屏貪墨丰采踔絕而嚮之以苞苴行者逆  
消於千里外矣是歲扈從 上閱定壽官再辭

恩廕適有言官假堪輿之說以撼大臣者先生抗  
疏力辯丙戌充會試主考官丁亥重修大明會典  
成進階一品再疏辭 上允辭太子太保改太子  
少傅餘令勉受蓋先生入都首以 朝廷裁恩澤  
士大夫重廉恥爲第一義故凡 陵江河工邊工  
及 玉牒加恩屢懇賜免者以此戊子江南歲大

侵力請破格蠲之且誥有司毋荒之議勿使熟區  
代償一方貧民得以不流散當是時 國本未定  
巨璫張鯨潛蓄異意且挾東廠勢恣行威福中外  
凜凜先生方與同官申公決策除之而言者亦交  
章論劾御史馬象乾疏論且語侵輔臣 上怒下  
誚獄藉先生言以安而給事中李沂繼疏復觸怒  
予廷杖先生爭之力而鯨亦自以賊敗是年先生  
二品滿加太子太保廕一子入監照新銜給誥命  
子衡亦發解北畿禮部郎高桂疏中式可疑者八

人衡與焉先生疏請覆試語稍激刑部郎饒伸併  
疏攻先生 上怒置之理先生揭請免逮且見喬  
御史璧星疏以古誼規至不難引咎謝乃已庚寅  
元日 有臣入 上手擁 皇長子令就視

輔臣欲拜已命 皇三子繼出輔臣擬拜如前  
上止之曰不可旋出雜評事于仁疏欲寘之法  
而獨目屬先生曰卿意云何先生進曰于仁誠有  
罪第當以重法則于仁之罪人不知以爲訕上而  
以爲納忠 皇上之法人不知爲治狂而以爲拒

諫 上意頓釋因以升儲視朝請 上首肯之明  
日忽奉 御札以 冊立豫教分爲二事一可一  
否甚而疑羣臣之請爲離間先生疏云凡稱離間  
者本貴而間使賤之本親而間使疏之 皇上手  
擁 皇長子明示臣等以長幼之序臣等因而早  
勸 冊立以成 皇上之所欲貴又因而進愛勞  
之說豫教之方以成 皇上之所欲親何名爲間  
也具道 冊立與豫教一無可緩者自後或公疏  
或獨請後先六上疊疊萬餘言有云建儲一事前

有皇長子始生之明詔後有臣等節年所奉  
之屢旨公有兩京各衙門之合奏私有皇親  
鄭國泰之專請近有都城委巷之流言遠有四方  
萬姓之屬望而上則臨之以九廟之神靈雨  
宮之慈訓皇上豈可差舉一念而臣等亦豈可  
苟順一言者旣而連接御札冊立元子倫序以  
定朕豈有溺愛偏執之意待過十歲大典一並舉  
行先生因謂同官曰聖意無他止以冊立大事  
不宜自臣下發之吾輩但當拱默以俟耳是秋西

虜內犯言者多欲罷款決戰先生嘆曰果爾則先  
朝熙河之禍作矣亟疏言虜至當戒邊吏嚴斥堠  
彼鹵掠無覲和市不保當自定朝議率以爲不然  
亡何西師解嚴邊亦無事會礦議起上遣問閣  
臣先生力陳其非便一防礦徒二費多得不償失  
三官隸繹騷四示國匱形令四疆得窺淺深非算  
事得中輟自先生去而柄地有陰導之者開採之  
役迄不可止矣辛卯聞母病懇請歸省再疏得  
允濱行疏祈上止酒遠濕以調聖躬抑火戒

怒以寬左右舉 朝講 召對之儀躬祀 天享

廟之禮除額進加進之例錄建言廢棄之臣皆一

時至計既歸 上屢旨趣召七辭不允癸巳入

朝 上嘉悅 賜銀百兩紵絲四表裏麒麟服一

襲居數日密以建儲請 上諭援 祖訓立嫡不

立庶欲暫將三子一併封王待數年 中宮無子

乃行冊禮命先生作一 諭旨先生隨奏 上向

未有待嫡意自今始發使臣等何以奉行因歷舉

自古中宮養育庶子者欲 皇長子卽以 中宮

爲母早成大典雖依閣中故事並擬傳帖二道而  
求 上俯從其後者尋奉 御札 聖祖垂訓豈

敢背違學他人之假借以僞亂真哉遂擇先生所  
擬前諭批發禮部而外廷紛紛議起先生復具疏  
請收回並封 聖諭早定大典息衆囂次日奉

諭昨者元輔反覆勸朕早行冊立此朕去歲之命  
復何所疑因恐背違 祖訓日後事體難處故暫

將三子並封今外臣爭論不知何意已光祿寺丞  
朱維京刑科給事中王如堅各以建言謫戍先生



業爲救解因連進二疏一請急勅九卿科道衙門會議一請召對面陳上未允不得已以三誤引咎旋得御札卿若引咎置朕何地旣爾俱不必封少俟二三年行之先生復據初詔請定大典未得旨又請先行豫教安人心先後四揭皆不報時以考察拾遺部科議不合考功郎趙南星被劾褫職禮部郎陳泰來等疑閣臣主之而通政魏允貞少卿曾乾亨相繼論列不知先生于察無干涉且惜趙南星材器當吏部引罪疏未

下已先揭救矣陳泰來諸臣 上欲大有處又疏  
力解之先生見 國是人心日就殺亂乃疏陳泰  
交要務期以定 國論一政體而大旨歸之主與  
臣交大臣與小臣交當事者與言事者交反覆數  
千言悉中窾會而請 召對請 御門請發章奏  
請灑 宸翰免口傳及擬定進講經書資啓沃皆  
忠謨之大者八月彗星入紫微垣先生疏言紫微  
垣乃王者之宮太子之象惟早行 冊立可禳此  
變至十一月十九日 上獨 召先生於煖閣先

生卽申前請 上曰稍需之先生曰 皇長子年  
十三歲矣復何需民間子弟無十三歲不讀書者  
況國元子乎 上乃曰朕子明歲當畜髮期矣卿  
奏洞悉苦心先生出連上六疏危言切論有人不  
能堪者 上略不爲迎閏十一月初一日始奉  
札冊立候 旨行且于明春行豫教出閣禮朕又  
思二子年相等今並行出閣禮或先後行卿可詳  
酌之先生請 皇三子少待次年以示等差 上  
報可因請侍班講讀遴詞林諸臣并擬閣臣侍班

期以上悉用東宮儀蒙 上俞允天下始曉然知  
元良之位定矣而中人開買出閣之費至踰三十  
萬先生具疏曲請得少減甲午河南大饑人相食  
先生極陳公私交困賑濟無所出請與同官盡辭  
薪俸佐貧民而亦望 皇上暨 兩宮各量發內  
帑什一以助隨奉 諭皇貴妃進助賑銀五千兩  
中宮各出所積貲賴以活者不可勝數 上旣英  
明獨斷觸迂者不復 賜環而甚有以後言加罪  
前言一事波及一署者外廷不測且以歸咎輔臣

而士論愈激愈囂遂成水火之勢先生嘗進泰交  
用人兩疏雖蒙 溫答未實舉行自念 國本旣  
定可了出山之局而去志自此決矣因密薦舊輔  
王公家屏又兩疏請增閣臣會病大作 上爲之  
發金建醮以祈其安未有起色辭疏入上始 允  
特加吏部尚書兼建極殿大學士 賜路費二百  
兩彩段六表裏行人護送馳驛歸先生臨辭勸  
上戒盛怒親 廟享勤 視朝重 詔令起廢臣  
核議論發章奏惜老成慎譴罰節財用飭邊備稽

吏治種種石畫語具奏議中抵家數月母以天年  
終 上聞遣官 賜札 賜賻 賜祭又遣官視  
葬加祭四壇鄉人瞻望咨嗟不榮先生貴而榮其  
母云辛丑衡始對公車兩試俱第二人是冬 皇  
上以 冊立禮成上 聖母徽號推 恩舊臣遣  
官賚 勅存問曰冊立朕志已定但因激沮故從  
延緩知卿忠言至計尚鬱于懷今元子已冊立爲  
皇太子冠婚並舉念卿家居係心良切特諭知之  
聖諭拳拳若以報成事於先生而忌者猶謂非其

本謀可怪也乙巳

聖母壽開六表適

皇孫誕

生加上

徽號推

恩再被

存問先生陳謝附

以規諫丁未

上思先生不置復

召輔政加少

保兼太子太保遣行人敦趣入

朝而先生父子

交病不復能應矣有虞先生出而欲捉之者與乘

而修忤者爭以並封及密揭爲詬病不知先朝

輔臣里居例得密封言事或賜印章爲識者有之

卽王文恪講學勤政之疏桂文襄知人克已之論

其載集中未有摘其非者若

三王並封

上自

法 肅皇帝爲之非先生意衆非不知特欲加之  
罪借以爲辭耳顧先生辭益堅攻者日益衆而  
上旨益溫 召命終不可挽蓋 上雅欲以廉節  
厲世磨鈍如嚴公清海公瑞業躬峻擢之而於先  
生手書其名於 御屏特署曰清正其簡在 帝  
心尚矣且也加秩輒辭不受爵也當江陵薰灼之  
勢挺然屹立不附權也致身繪閣贊畫 廟謨入  
告嘉猷歸德我 后不居功也衆囂若狂杖柱鎮  
壓不辭謗也以故在 朝重在野亦重當年用其



言去國思其身安車而徵側席而待非先生謨謀  
設施潛運默化人雖罕見其跡而功被海內致時  
昇平疇能感夫 聖明眷遇絕比如此其至者乎  
先生起家倫魁位列三事李揆地望人推第一長  
源道義資於三世迨夫齒宿貴極奉身而退 天  
子猶慊然至三起其廢而用之嗚呼盛矣哉可謂  
完德鉅人社稷之臣矣平生告 君剖析精審不  
苟止而妄隨然奏草絕不以示人孫時敏始付之  
梓總之忠言至計不必已出而密歸之 上惟

上自行之故人鮮知者有不能秘須議論別白而後從者乃傳焉如元儲定策特其鉅者天下稱道聳伏想望其人邈如神明非偶然也先生貌古神清雙顴插髻脩眉覆目鬚髯飄然若仙事親有至性退食侍側至寢乃出弟督學公病憂形於色真有炙艾分痛之意士大夫以先生品格高遙相疑憚不知其推獎後進唯恐不及聞一善極力推挽不用不已至貪婪苟合者嘗疾之如讐而中一不以介意也園居蒔花種菊間臨晉唐帖批評古

書客至款語移日絕口不談時事微行山水間不知其爲貴人有物色得之者亟避去自少手不識  
衡量室不畜姬媵古有三不惑先生饒爲之集若干卷藏於家雖文筆妙天下不欲與詞人墨士爭  
長惟是感恩報國則一片熱腸未少寘於懷也初上懲江陵往轍於臣下疑信者相半而獨  
任先生如一日新建嘗語人曰王公在綸扉有所執奏上往往屈已從之十得六七卽不從亦必  
遣使諭其所以乃發今則徑從中出而我輩不及

知矣令公久在列必能先事消弭上亦有所顧慮利孔未開百司奉職猶昔也噫亦思先生有以自結主知必自重而人乃重之也邪先生薨以萬曆庚戌十二月十九日距生嘉靖甲午七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七配朱氏封一品夫人子衡辛丑進士翰林院編修先卒娶楊氏孫時敏卽尚寶丞娶李氏先生言行事業不能悉論著第取翰編所纂歷年譜少加損益大都繫天下國家之大者固先生志也唯立言君子采而銘之謹狀